

這種事情現在想起來也真還不是味道，並不是我的臉皮特別薄，但這種事情就是尷尬，尷尬得不像話，各位要是有這麼一個機會，像我這樣來一次經歷，我想，第二次死也不會有人再去幹這種他媽的傻事了。

事情該從去年暑假講起，你們知道有個要得的聖人說過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……。」事實却恰巧相反，老友負起大任，本著“有福同享”的原則，委我一副級大官，我慶幸自己毫不費力的檢到一個官，當個閒官，却可出盡風頭，所以就千謝萬謝的接受了。說老實話，本人確有作官癮，開開會，帶帶頭，出出風頭，是我人生一大樂趣也，可是問題就出在這毫不費力上，後來老友說，官不虛設，我這官也不例外，要我作點小事，說我來自商業世家，一臉商人像，臉也不討人厭，有點可愛，收人家的錢決不失禮，於是我要我去拉廣告、募錢，老天，這下子可好，官作到變成收錢的小伙計上去了，倒不如排我一個掌櫃的名，心裏可真不舒服，可是，老天！各位要是遇到這種情形，老友再三拜託，加上兩三滴眼淚，自己心想「友情萬歲」你可就不得不義無反顧了。

幹這種事，想起來，必備的條件可真不少，首先，你必得有先天的一堆強壯的笑肌，還有臨危不亂的冷靜，楚楚可憐的長相，源源不絕的蓋料……。

首先我選定了家鄉的一家藥廠，

臨行前，塗了兩倍的髮油，用了四面鏡子前、後、左、右孤芳自賞了幾十分鐘，直至自己覺得有點像那個「割來割去割屁股」的什麼大明星，才偷偷的騎上老爹的Skuda，“上班”去了。

也許真的與遺傳有關，我就那麼自然的咧著嘴，進入了這家廠房，像個標準的明星，裝著最美的腔調，用盡平生吃奶的力量：

「你們這裏刊不刊廣告？」

「不刊。」

頓時，我那笑肌就凝固在那裏，眼珠也跟著僵直，腦筋一片空白，只聽得自己的心跳噶嗒，噶嗒的緩緩減速，半響說不出一句話，我想這表情要是給那位幸運的攝影記者照到，參加世界大賽，準得最佳表情獎。以後的事情記不得太多了，只知道，那天沮喪的很，沒有再到別家去，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著，千思萬思，才悟出個中的大道理來，對付這種場面，總得有如臨大敵的態度，要冷靜，捧捧他，搔搔他的癢處，甚至灌點迷湯，心想真是糊塗，連這種小常識也不知道。

第二天，照例修飾一番，同樣地到那家藥廠去，一切都是昨天的翻版，只是在那人回答不刊後，我再也沒有那麼笨，那種傻楞的表情，發誓再也不會讓它出現，我賴在那裏不走，跟他蓋了一大堆，用盡了最佳的形容詞，說這個刊物不僅行銷本校，甚至全島、海外，廣告效果宏大，價錢便

宜，像貴廠這麼有名氣經我們醫學刊物一刊，勢必轟動……嘿！有效了。「就刊這麼一次！」

簽了約，連聲道謝，趾高氣昂的走了出來。

以後的情形，雖有小異，也不出這種情況，只是其中還有值得一提的，有一次被誤認為電視記者拉廣告，現在想想也真夠意思，不覺拿起鏡子照一照，心想盛竹如也不過如此。

開學以後，老友要我訪校友募錢，我想，經歷了一個暑假，雖是違心事也還不是混過了，摸摸自己的臉，笑肌已訓練得強勁有力，別人也說我老成多了，好吧，再答應一次，於是在期中考前後跑遍本島南北，大城小鎮，有校友住址的地方，幾乎都走遍了。

前面各位不是看過了嗎？我特別強調尷尬，它就出在訪問校友這裏，各位知道，人性不同正如其面，各校友對我的造訪反應也正是千奇百怪。

臨行前，我儘量訓練自己使自己看起來更像個讀書人，而且像個Top。

「請問你們這裏有沒有個叫×××的？」

「就是我，有什麼事，請坐。」我正想，這位校友可長得真不賴，有板有眼，立即，我掏出了那灑過香水的名片（各種官階、封號皆在其上，自不在話下）。

「奇怪，你們還會來訪問校友，我知道你們準又是來收錢的，不收錢

你們絕對不會來……。」

聲音可真不小，我頓時又嚇呆了，暑假那幕戲幾乎又重演了，奇怪！剛才不是好好的嗎？不是一團和氣嗎？真厲害，一下子就知道我來募錢，我臉部肌肉簡直不受指揮，扭曲得一塌糊塗，只是嘴巴始終不敢放鬆，死死的咧著，人的表情就是怪，你要遇著這種情形，如果不裝著笑容，看起來就像在發怒，現在的我，怎麼可以發怒呢？出奇小聲的回答：

「這完全是不得已的，學校經費有限，而這種刊物是代表學校的，希望校友本著愛校的精神……。」

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，只覺得空氣有點緊張，直想溜。

「並不是我們校友不愛校，人皆有感情，只是學校與我們的距離似乎離得太遠了，我打從學校出來就沒有一絲學校的消息，每半年總是有人記得來收錢，可就是沒收到一本刊物，或是校訊之類的，說實在的，學校要是被火燒了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我心裏直想，冤枉呀！第一，我不是學校負責人，第二，我又不是以前刊物的負責人，你這些話簡直罵錯了對象了。我不敢力爭，我想，老友的使命只要我收錢，我要是據理回答，萬一收不到錢，回來又要挨老友的官腔，那可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只有乖乖的站在那個地方，聽訓了半個鐘頭，腿實在很酸，眼睛似乎有點濕潤的，也不知道是否被校友的話感動了，只知道頭一直是低垂著，不敢正

對著他。

「我所說的都是氣話，不值一顧，來，禮儀本拿來，簽給你。」

校友萬歲！——像這類的校友也真不少，有時候，雖想找個辦法應付這種場面，可是頭腦就那麼笨，大概是收入家的錢，要挨人的罵，這種尷尬，是永遠無法使腦筋轉活的。

滑稽的事可真多，有的校友大有同舟共濟，有福同享的派頭，你要找對了人，事情可就好辦了，這位校友會替你把其他校友的錢收齊，弄得其他校友直瞪著你，這倒反而使我不好意思起來，真怕會弄壞他們之間的感情。

有些校友得了隱形人的真傳，他要是知道你來募錢，準吩咐護士托詞不在，你明知他在，却無可奈何，要跟他鬥法，只有坐他一、二小時，說要等他，等患者一多，他就不得不自認倒楣，出來簽個字了事，像這樣死要錢的做法，實在不敢恭維，但是，上面催得緊，却不得不這麼作，在此還要向諸位校友道個歉！

當然事情也有輕鬆的一面，有些校友，一看到你的名片，就直呼你學兄、學弟的，勾肩搭背，要請你吃飯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感，這樣子收起來輕鬆多了。

有些校友捐錢乾脆得讓你佩服，可是，事情就這麼該死，有時候，你到達一個新地方，剛下車來，準備了好一大堆的恭維、蓋料，想趁勢坐一坐，歇歇腳，喝杯茶，喘喘氣，就是

有這些校友，談不上三兩句，簡直用不著你的咧嘴工夫，馬上簽錢給你，像這種乾脆，各位也想像得出來，大事業家型也，“一秒不拔者”也，逼得你不得不“拖腿”而出。

事情已經過了，我並不是在這裏表功，各位看了上面的報導，也許本人文筆拙，無法歷歷如生，反而促起了各位躍躍欲試的情懷，奉勸各位尷尬的事少惹為妙，否則沒有具備我這種強韌笑肌的人，跑了一圈回來，顏面神經麻痺，笑肌永遠鬆弛，可不是我的責任！◆◆◆

